

## 互相揭短的兄弟姐妹



我素未谋面的姥姥生了四个孩子：大姨、我妈、舅舅、小姨。他们都已成家立业，连排行老四的小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了。

不过姥姥不知道的是，她的儿女们经常互相揭短。

犹记得儿时学下军棋，输了又输。妈妈为了安慰我，勉力夸奖道：“你比你舅舅强多了！他小时候跟我下棋，一输就气得哇哇叫，把棋子一摔，扭头就跑，我和你大姨就在后面追着喊啊，他可好，一眨眼跑河边儿，把背心儿一脱就跳了河。”我听得一愣一愣的：“哎呀！那怎么办？”“不要紧，夏天很热，他去游泳了。”我一面听一面想象着当时的画面，舅舅那一本正经的形象在我心目中瞬间崩塌。

后来舅舅似有所感，瞅着家宴人还没到齐，居然揭起小姨的短儿来：“当时你大姨、你妈妈，还有我，学习都很用功，年年在班里数一数二的，只有你小姨成绩差，光顾着玩了。”妈妈马上附和：“静儿（小姨的名字）还小呢，她可迷琼瑶了，每天放学都叫一帮小

姐妹一起看《几度夕阳红》，还买了好多画报贴墙上。”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在银行里穿着正装面带微笑的小姨，真的会迷恋言情剧吗？我可不信！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去小姨家蹭饭，正赶上她拉着姨父和小表弟看电视，电视里播的正是老版的《几度夕阳红》！看见男主角出场，她两眼都冒光了，还自动忽略姨父那生无可恋的表情，自言自语地解说：“下面他们要‘猜心’了，跟书上写得一样。”天啊，原来琼瑶奶奶的忠实粉丝不是我，而是小姨！

大四暑假，一天午后，我把两位姨拽到自己房间，给她们放自己参加教师技能大赛的视频，那次的才艺表演是清唱一段京剧。我看着自己又扮阿庆嫂又扮刁德一，颇为自得地问：“是不是多才多艺啊？小姨你懂你说说，反正我老妈欣赏不了！”小姨马上睁着大眼睛反驳道：“怎么会呢，你唱得一点京味儿也没有。倒是你妈妈，年轻时最爱唱戏唱曲的，我有好些歌词还是从她本子上抄的呢！”真是奇怪了，这么

多年来，我只知道爷爷奶奶爱听戏，怎么没发现老妈也是深藏不露呢。

但是，我却发现了一个现实——没人敢揭大姨的短儿。这大概是因为姥姥姥爷过世得早，她操持家务多年，长姐如母的缘故吧。如今大姨已顺利升级为奶奶，天天抱着大孙子合不拢嘴；表哥已长大成人，两个弟弟也快要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了。现在家宴时，大家的关注点已经不再是追忆往昔，而是逗弄嗷嗷待哺的下一代了。

不过正是在多年来的互相揭短中，我慢慢地窥见了多位长辈的另外一面：事业有成的舅舅曾是一个跑得很快的顽劣小孩儿，日日对着我叨叨不休的妈妈曾是一个醉心于曲艺的静默少女，待人周到、工作家庭一把抓的小姨曾狂热地痴迷言情小说，而年年岁岁柴米油盐的大姨带大了他们三个，又帮着他们成立家庭，又帮着他们照顾下一代。我喜欢听他们互相揭短，把那段相伴成长、艰难却温情的岁月，如数家珍一般，娓娓道来。

（陆正瑞 周口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）

## 感受幸福

我排斥洋节，但这个平安夜让我铭记。

晚饭前，十二岁的女儿突然说：“爸，我说句良心话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，许是卖个关子，或是不敢说，表情神秘而庄重，两眼直直地看着我。

“说句良心话”，第一次听女儿这样说，想是她要说酝酿已久的真话，又担心真话会带来不好的后果。我不知她要说什么，妻也不知她要说什么，都静静地期待。“你说，爸最爱听良心话。”在我的鼓励下，女儿终于说出令我惊讶的话：“爸，我妈嫁给你，是你的福。”

我半天不语，妻倒是一笑：“呵呵呵，夸我呢。女儿真是长大啦。”女儿说出了内心话，许是这话埋在心里已久，终于在平安夜说了出来，给了她妈妈一个莫大的安慰，也给了我一个

意外感触。女儿成熟了，有了洞察世界的能力。

可不是，自从妻嫁给我，不止一人说我要了一个好女人，是我有福气。我也感到幸福，家里有了女人就成了真正的家，每天能够饭来张口，衣服脏了有人洗，头疼发烧了有人呵护，家里家外她是一把手，买卖出行全是她操作，我倒像个甩手掌柜，作为男人在这世上还有何求呢？

女儿的一句话，是为她妈妈的付出点赞，也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我的感受。我娶了个好女人，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，一个如春天般给人温暖的女人，一个心底无私的女人，一个给我一生幸福的女人。

好一个平安之夜，一个幸福之夜！

（张书利 周口东新区搬口小学）



## 乡下舅舅家的三次婚事

乡下舅舅有3个子女，十几年之间先后成婚。我也3次回乡参加婚礼。

2002年的“五一”，舅舅家娶媳妇。当时舅舅租用了三辆四轮农用车，一辆拉新媳妇，一辆拉嫁妆，一辆拉唢呐班子。那天天气很好，三辆农用车颠簸着行驶在凸凹不平的机耕路上，吹吹打打，烟尘飞扬，好不热闹。可是在车队进女方家村口时，出现了麻烦，拉唢呐班子的农用车陷进了泥坑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非但没有“爬”上来，还由于用力过猛，把吹唢呐的师傅甩了下去，人不仅摔了个“嘴啃泥”，还摔坏了乐器。结果是车队停止了进发，唢呐停止了吹奏。大伙儿把陷进泥坑的农用车“救”上来，临时决定就在村口迎接新娘子。这一来，娘家人不乐意了，说什么也不同意让新娘子在村口上车。当时我的执事老表急得团团转，恨不得给新娘子的娘家人磕头。末了，老表掏出50元钱和一条香烟，恳请村人帮忙垫平泥坑，才最终迎娶新娘回。可这一意外，几乎误了中午12点之前必须进行的结婚典礼！舅舅后来郁闷地说：咋会出这挡子事啊！都怪这条破路！当天中午的喜宴，舅舅喝起酒来很没有滋味。

2008年的9月，舅舅家嫁闺女。老舅疼女娃，准备了不少嫁妆。然而天公不作美，雨下了一夜也不见停。男方的执事天不明就赶来了，见了舅舅，谦恭地像犯了错的孩子，又是敬烟又是作揖。为啥？道路满是泥泞，迎亲的车队出不得村，来不成了！末了，舅舅只得皱着眉提了条件：不能让闺女踩着泥出嫁。男方的执事头点得像鸡啄米，连声说：请放心，决不会让闺女踩泥。9点多钟，迎亲的来了，是9辆扎着红绸的架子车，每车一位车把式外配两个推车壮汉，清一色长统胶鞋打扮。就这样，表妹坐在架子车上，披着雨衣（结婚不兴打伞）出嫁了。中午舅舅喝醉了，哭得谁也劝不住。

2014年国庆节，舅舅的小儿子结婚。我承担了一项最重要的任务：租9辆小汽车，再找一名婚礼摄像师。我对老舅说：您只管放心，这次表弟结婚咱一定办得和城里人一样风光！我之所以敢这么说，是因为舅舅他们村自去年就实施了“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”，如今不但村外是一色儿的柏油路，村内也全部修建了水泥路。迎亲那天，我带着车队，以男方执事的身份镇定自若地指挥着、调遣着、寒暄着、命令着……

表弟的这场婚事办成了舅舅家附近十几个村子的样板。当天中午的喜宴，舅舅喝醉了，见人就笑。我知道，这是舅舅发自内心的喜悦！

（王旭东 川汇区交通局）



资料图片